



西部法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编

●朱光华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部法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编

朱 光 华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琳

封面设计:张淥洒

西部法官

朱光华 著

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地矿局测绘大队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50

ISBN7—228—02709—4/I·955 定价:8.90 元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 刘根成

副主任委员： 肉孜卡斯木 叶克亚吾布力卡斯木 夏郁文

委 员： 吾守尔托乎提

阿不都吾甫尔阿西木 郝新强 艾则孜吾拉音

宣进学 亚力坤买合木提 王祎

玉素甫卡的尔 赵志银 艾山艾买提

毛保安 艾木都拉 贾合甫 买海提色力木

高昌胜 买买提阿不都热衣木 周杨明

铁米尔衣明 谷全智 赵芝琴 西日甫吾守

阿吉买买提 陈同安 艾买提江衣明

王希泉 亚合甫哈斯木 戴世富

买合苏旦木 艾山托乎提 阿吾提哈斯木

郝文平 库尔班祖农 胥勤喜

吾不力哈斯木巴吾东 热夏提热衣木

前言

在中国最西部边陲，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有一片美丽富饶的绿洲，这里就是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具有典型的西部特色，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印度及巴基斯坦相邻，是古“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最终的交汇点，早在汉唐时代已是中外商贾云集的国际市场，向有“丝路明珠”的美称。这里是维吾尔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集中体现了新疆维吾尔民族风情、经济文化的特色和精华。所以人们常说：到了新疆，如果不到喀什，就不算真正到过新疆。

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维护边境社会的安宁，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片神奇的西部沃土上，各族法官们长期以来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秉公执法，刚直不阿，依法办事，伸张正义，惩治邪恶，谱写了一曲曲正气之歌。许多法官不论是个人经历、思想情操，还是革命精神、职业道德，都非常生动、感人。然而，多年来，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反映审判题材、塑造法官光辉形象的文艺作品很少很少。

值得高兴的是，地区文联副主席朱光华同志根据199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召开的“审判题材文艺创作座谈会”精神，满腔热情地深入法院系统体验生活，跟法官们交朋友，在地、县法院的密切配合下，经过4个多月采访，终于写成了这本20万字的报告文学集，使各族人民法官的英雄群象跃然而出，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本报告文学集里，18篇文章中写了几十位法院干部，既

有审判员,又有院领导;既有维吾尔族,也有其他民族;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法官,也有聪明机智的新干警。从案件类别来讲,不仅有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也有经济案件、行政案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民法官的精神风貌,确实光彩照人,并具有边疆特色和民族特色,引人入胜。这本报告文学集既是人民法官的真实写照,又是进行普法教育的生动教材,具有可读性、趣味性、通俗性和教育性,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广大读者读了这本报告文学集以后,一定会更加热爱祖国的西部边疆,更加热爱在这里艰苦拼搏的各族法院干警;广大法院干警也将从中受到鼓舞和鞭策,更加珍惜自己的荣誉,更加勤奋地工作。

这本反映审判题材的报告文学专集的出版,在我区还是首次,是可喜的尝试。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深入生活,积极创作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讴歌司法战线和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好作品,为各族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中共喀什地委书记 张秀明

1993年8月

目 录

前言.....	中共喀什地委书记 张秀明(1)
山乡法官.....	(1)
遗产风波	(33)
警笛长鸣	(51)
说客盈门	(62)
为了孩子	(74)
关键时刻	(84)
法官逼“债”.....	(100)
逃犯贼疑.....	(112)
紧急关头.....	(119)
离婚闹剧.....	(126)
车祸遗案.....	(136)
明争暗斗.....	(147)
巧治“疯”婆.....	(164)
古城魔影.....	(179)
法官风采.....	(184)
正气之歌.....	(203)
婚案探秘.....	(221)
死囚之谜.....	(234)
后 记.....	(251)

山乡法官

哪有无刺的玫瑰，
哪有无虫的花园。

勇士为祖国而捐躯，
英雄为人民而奉献。

哪里有艰险哪里就有人民英雄，
哪里有英雄哪里人民就有平安。

——摘自维吾尔谚语(代题记)

特殊印象

“孩子啊，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不然，你长大以后只好到霍什拉甫挖煤去。”不少父母这样教训自己的儿子。

“哎哎，你怎么出口骂人，动手打人，你难道传染上了霍什拉甫的‘野蛮症’吗？”朋友之间发生争吵时，往往这样训斥对方。

“全县就数霍什拉甫人不讲理，火暴鲁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们这次去采访，一路上千万小心啊！”县城有好几位知心朋友，临别前这样劝告我。

“霍什拉甫”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翻开中国地图，细看祖国西部，在莎车县西南方向大约 90 公里的一个点，就是霍什拉甫。

莎车县志这样介绍：“霍什拉甫乡，位于莎车县城西南地区，东西两面环山，南与达木斯乡为邻，北以叶尔羌河与喀群乡为邻，属半农半牧乡。

“霍什拉甫乡为莎车古国都地，唐代为古乌锻国都城；叶尔羌汗国时为一大庄；清代置驿站，设库仑哨卡；1916年修兵营一座，1937年设乡；1954年设乡公所，1959年成立人民公社；1984年成立乡人民政府；1986年成立霍什拉甫区区公所，管辖霍什拉甫乡、达木斯乡、喀群乡。霍什拉甫区党委、区公所就设在乡党委、乡政府院内……”

这就是霍什拉甫。这里，穷乡僻壤，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离城较远，再加上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环境原因，经常发生各种各样、形形色色而又十分棘手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为了方便群众诉讼，解决“告状难”、“打官司难”的问题，莎车县人民法院于1973年5月特地在这里成立了人民法庭。

霍什拉甫区、与叶城县、泽普县、阿克陶县及塔什库尔干县接壤。霍什拉甫法庭，管理的范围很宽，包括3个乡、37个村、175个组、34个机关单位、19所中小学校、2个县级水管部门、6个煤矿，总人口32979人，总户数7630户；从东北到西南——从草原到平原，相距160多公里。

霍什拉甫法庭，多年来连年被评为莎车县政法系统的先进集体；人民法庭老庭长阿皮孜达尼西，多次被评为全县的先进个人、优秀党员。1991年，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给他记三等功，并整理上报他的先进事迹材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给他记了二等功。

1992年6月25日，我随同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刘根成、莎车县人民法院院长吐送吾斯满，乘坐北京吉普，奔赴神秘山乡，专程采访这位老庭长的先进事迹。

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北京吉普朝着西南方向的山乡飞奔。

“嘎——停！”车行 65 公里，来到喀群乡小镇，吐院长一面叫停车，一面对我说：“看，那就是阿皮孜达尼西。”

我急忙下车，只见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笑眯眯地向我们大步走来。他，一身蓝布制服，头上的国徽和两肩的“天平”在闪闪发光。走近了，渐渐看清，一张黝黑的四方脸，那额上的抬头纹，眼角的鱼尾纹，嘴边的鹰爪纹，像雕刻画那样清晰；端正的五官，深邃的两眼，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我们这些客人的脸上扫来扫去；随着一声宏亮的“您好”，我和他的双手紧紧地相握，我顿时感到他的手掌相当粗糙，但手特别有劲，再看他那副既和蔼又威严的面孔，我差点喊出声来：“哈，好一位人民的法官！”

北京吉普，继续向更高、更难、更险的山区奔驰。

司机加大油门，一阵吼叫，小车爬上了戈壁路面的山路，俯视图望去，眼前忽然出现了蜿蜒曲折的一条条银带、绿带、黄带，以及五彩缤纷的彩带。那银色的，是叶尔羌河，水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那绿色的，是杨树、柳树、杏树组成的林带，分布在大河两岸；那黄色的，是即将成熟的小麦，如同一块块巨大的地毯铺在河滩上、坡地上；那彩色的，是各种各样的野花，以及葫豆花、豌豆花、油菜花、红柳花。这是多么美丽的水色山景啊！

“师傅，加油，冲出山崖！”

一声呼喊，我扭头望去，这才发现小车驶进了悬崖山根。左边，像刀削般的石山，有两三百米高；前面，路上摆着星星点点拳大、碗大的卵石。“咚”的一声，一个梨大的卵石从山上掉下来，如同一颗炮弹，砸下来就是一个深坑，假若砸在人头上，脑袋就必然“开花”。

小车加速跑了五六公里才冲出了这个危险区。我们松了口气，都不自觉地擦擦头上的冷汗。经询问当地老乡，才知道这段悬崖名叫：“野鸽窝”，多么形象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啊！

从喀群出发，疾驰 25 公里，来到霍什拉甫乡。前面的目的地是达木斯乡，只有 20 多公里路程，便是无法通行。因为要通过叶尔羌

河，眼下洪水暴发，无法过河。

山谷之间的叶尔羌河，平时像一条两三百米宽的乱石河滩，几条溪水般的清水慢慢流淌；一旦山洪暴发，那浑浊汹涌的河水如同猛兽般奔腾而下，沿途的庄稼、房屋、树木都被一卷而光，桌大的石头在水中滚动，轰鸣如雷的吼声在群山中回响。洪水，经常冲走畜群、牧人，冲走行路人、过河人，冲走汽车、拖拉机……。

从达木斯乡出发，我们跟踪采访前往阿依布仑草原。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狭窄山沟，两岸的河滩散落着一座座农舍，组成3个村庄，村与村的距离有好几公里。小车在乱石河滩中艰难地行驶。有路吗？最近几年在河滩上修了简易路，可是洪水一冲，不知路在何方。车速，有时一二十公里，有时只是零——遇到陡坡，汽车上不去，只好下来推车。两边的石山、土山，颜色各异，山形独特，有“火焰山”、“兰石山”、“灰色山”、也有“奶头山”、“锯齿山”、“群箭山”、“月面山”、“蜂窝山”，煞是壮观，煞是雄伟！

真是老天有眼，此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突然，山风吹来，黑云盖顶，随即出现闪电，听到雷声。顷刻，瓢泼大雨夹着豌豆大的冰雹，铺天盖地，水汽弥漫。小车被迫停下，车篷像擂鼓，挡风玻璃前冰雹乱跳。五六分钟之后，两岸的山崖喷射出洪水，冲向前面的道路。一会儿，轰鸣声代替了雷鸣声，那是山沟的洪水冲下来了。完了，今晚只有在车里挨饿受冻；完了，山洪暴发，我们何处逃生，幸好，几分钟之后云开雾散，阳光普照……

这就是中国西部变幻莫测、放荡不羁的山区给我的特殊印象；这就是霍什拉甫人民法庭庭长阿皮孜达尼西为了忠实地履行人民法官的神圣职责，顽强战斗了近40年的艰难的险恶的环境！

艰险征途

短暂的山乡之行，大家都累得精疲力竭，腰酸腿疼，连连摇头叹息：山乡苦！山乡难！山乡险！

须知，我们是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行驶在柏油路上、石子路上，而且妥善地安排了食宿。那么，长期在山乡工作，主要靠步行、骑驴，食宿都无保证的法庭干部阿皮孜达尼西，他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39年啊，在历史长河中也许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人生道路上可以说是大半生啊。

39年啊，他跑遍了山乡的村村组组，走进了许多牧点农户。

法庭，是人民法院派出的前哨阵地。它直接承担着基层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这个法庭，人少案多，钱少事多，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差。然而，战斗在法庭的法官阿皮孜达尼西，不分白天黑夜，不论节日假日，克服艰难险阻，常年战斗在司法工作的第一线。据初步统计，从1973年5月到1992年6月近20年来经他亲手依法审结的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共1535件，计有离婚1362件，赔偿79件，继承30件，抚养10件，重婚4件，伤害19件，破坏他人家庭5件，其他债务纠纷5件，劳动报酬纠纷20件。经过时间检验，他办的案件无一差错。这是非常显著的业绩，真是难能可贵啊！

为办这些案子，他不知道多少次走过“野鸽窝”，横渡叶尔羌；也不知道多少次遇见山洪、冰雹、狂风、大雪。几十年来，这一带因山石掉下来砸死7人，流河淹死30多人，上山摔死5人，冰雪冻死6人。要说他的生动事迹，实际上就是一桩桩、一件件案子，这里面

叙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1986年8月的一天，霍什拉甫乡克孜拉孜村特别热闹，喜气洋洋，不时传来手鼓声和热瓦甫、都塔尔琴声，还伴随着欢快的歌唱声。因为村民吐送克伯克的女儿吐送汗吐送即将出嫁，新郎也是本村农民，小伙子尼亚孜。明天就要办喜事，双方都在加紧准备，宰杀了牛羊，买来了大米、胡萝卜——办婚事自然少不了吃抓饭啊。

谁料，中午时分，女方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姑娘被大河对岸的另一位小伙子吐尔送抢走了！

“胡说！这里面肯定有鬼！”男方闻讯之后，一家老小和亲戚朋友都十分气愤，破口大骂，进而组织几十位强壮汉子来到女方家追究原因。这门亲事，女方父母时而同意，时而反悔，弄得男方十分头疼，只好加送彩礼，托人求情。现在听见这个消息，自然怀疑女方父母在耍弄花招，因而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企图大打出手。此时，女方父母也在气头上，立即组织了一些亲朋好友准备反击。双方箭拔弩张，一触即发。正在外村办案的阿皮孜达尼西听说之后，风尘仆仆地赶来，问明事由，立即涉水过河，直奔对岸的阿热搭什村，即找到了抢亲者，又见到了新娘。经过了解才知道，姑娘根本不愿嫁给本村那位小伙子，全是父母包办加强迫，在这关键时刻只好演了一出“抢亲配”的惊喜剧。看来，这次婚变并非女方父母作梗、搞鬼。

“姑娘，你能把你对我说的话，写封信告诉你父母亲吗？”

“可以……”

这边的克孜拉孜村里，男方跟女方越吵越烈，双方助战的人越来越多。一场群斗即将发生。

要想平息这场纠纷，姑娘的亲笔信是个关键。阿皮孜达尼西带上这封信，直奔叶尔羌河边。由于洪水暴发了，叶尔羌河水深浪大，无法过河。如果这封亲笔信不能及时带回村里，双方械斗的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呢？如果不过河，群斗难了；如果强行渡河，生命危险。

“怎么办呢？”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泅渡叶尔羌河。他把衣裤和姑娘亲笔信装进羊皮袋里，用绳索封口，再用绳子将胀鼓鼓的羊皮袋绑在胸前，然后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向河心游去。他是初会游泳，随时都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拚死搏斗，这位勇士终于渡过激流，平安地回村来了。男方一见姑娘的亲笔信，很快消除了误会，带走了准备打架的队伍。

一场恶性事件顺利地得到解决了，可是我们的老庭长又经受了一次死亡的考验。

山乡的成年人几乎都知道，老庭长随身携带三件宝：黑驴、褡裢和裕祥。人们经常看见在乡村路上，有一位穿着黑裕祥、骑着黑毛驴的人在周游山乡；驴背上搭着褡裢，褡裢里装着案卷、稿纸、莫合烟、笔记本和疙瘩馕；裕祥，白天当棉衣，晚上当被褥；饿了啃干馕，渴了喝渠水，在哪天黑他就住在哪里。人们常看到骑驴赶路人，来时匆匆，哼着维吾尔族民歌，去无踪影，不知走向何方。不用问，他就是法庭老庭长阿皮孜达尼西。每个季度，他就这样跑遍山乡的各个村庄，巡回办案，上门办案。此时，正值隆冬季节，他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来到山区最边远的达木斯乡。随后又深入到山沟深处的依其拜勒提村。

这个村，前不久发生一起伤害纠纷。这个村的村民买买提肉孜，几年前娶了另一条山沟深处阿依布仑草原的凯买尔汗。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闹、打架，害得四邻不安。妻子一气之下，跑回娘家。丈夫知道后，十分生气，频频传出话来：“等我选个适当日子，潜入阿依布仑草原，突然闯进她家里，一刀把她宰了！”妻子听说后，坐卧不安，惶惶度日，常在夜间做恶梦，听见开门声就惊叫，弄得全家老小都跟她发疯似地混日子。老庭长巡回来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个村庄，凯买尔汗立即向老庭长写信，恳求他拯救农家女子。老庭长接到诉讼以后，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她的丈夫。这位男

子汉直言不讳地说：“对，这个臭女人跑回娘家不回来，使我丢尽了面子，她还在背后不断诽谤我，所以我下决心除掉这条祸根……”

面对这种情况，老庭长当机立断：“买买提肉孜，跟我一起去阿依布仑草原，当面摊牌，能合，就跟你回家，不合，就当场办理离婚手续。”

于是，第二天老庭长领着买买提肉孜上路了。雪，越下越大，整个山区变成了银白世界。阿皮孜达尼西仍然穿着那件黑条绒袷衫，离开村庄向另一条山沟走去。这两沟之间，有几座大山相隔，而且没有大路。地面积雪 30 多公分厚，步行相当困难，再加上大雪纷飞，冰风刺骨，白雪耀眼，还要翻山越岭，踏冰过沟，这途中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万一在途中生病，万一失足摔下山崖，那后果和惨状就不堪设想。他们从早上 6 时出发，到了中午只好啃干馕，吃雪团。途中，两人很少说话，那位“丈夫”；默默无语，想着自己的心事。此时此景，他实在憋不住问道：“阿皮孜阿康，我们两口子的私事，让您吃这般辛苦……”

阿皮孜达尼西回答：“你要杀人，这可不是私事，致于我嘛，干法庭这活，就该吃这份苦；只要你们俩口、你们全家都平安无事，我就是冻死在雪山上，摔死在悬崖下，我就算死得其所了！”

黄昏，两人来到凯买尔汗的家。老庭长顾不得休息、暖身，喝了几碗热茶就开始办案。夫妻俩过去相见为仇敌，不是骂就是打，真像一对好斗的山羊。可是现在却像绵羊一样老实。他俩，不是因为庭长在眼前，而是阿皮孜达尼西为人民排忧解难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他们感动不已，相比之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互相伤害呢？最后，好说好散，调解离婚，各奔前程。

两人都再三向老庭长致谢。老庭长告别之后，又朝风雪中的山路走去，那件黑袷衫像一面旗帜，不停地飘动，飘动！

环境和气候，给老庭长办案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这仅仅是困难的一个方面。办案的本身，就意味着给办案人员

树起一个个“对立面”。这些年来，他办了千余案件，绝对不可能让当事双方人人满意，况且，通过他亲手办案，处决了3名罪犯，判刑劳改的有150多人。这些人的亲属对他怎样看待呢？服刑人不怀恨在心吗？

这些情况，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是他坦然地工作着生活着。他说：“我干的一切事情，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好处，对党和国家有好处，我就什么也不怕。”所以，每当有人向他怒目相视的时候，在他面前故意吐口水的时候，指桑骂槐地骂他是“混蛋”、“昏官”、“魔鬼”、“豺狼”的时候，他都不予理睬。当然，个别好事者按捺不住那颗仇恨的心，总想找机会寻衅滋事。

一天中午，阿皮孜达尼西出现在喀群乡的集市上，大多数赶集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握手问候。突然，一双手紧紧地抓住他的左手腕，咬牙切齿地吼道：“老混蛋，现在向你算账的时候到了。”他扭头看去，抓他的人是位中年妇女，旁边还站着一位两眼喷火的青年男人，说：“我知道你们母子俩刑满回家了……”

“怎么样，还想把我们送进监狱吗？”

“经过劳改，就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如果再犯法，我自然还要办你们的案子……”

这母子俩因遗产纠纷打人致残而各被判刑1年，几天前才刑满回家，正好在小镇街头与老庭长相遇。那位被人们称之为“母老虎”的刑满人员为了发泄仇恨，迎面抓住老庭长的前襟谩骂。还没等他还手，群众呼啦啦地围过来了，众人指着母子俩，三下两下就拉开了：“喂，两个真正的混蛋听着，朝天吐痰会掉在自己的头上，往后谁敢动一动咱们的老庭长，小心你们自己的脑袋……”

这母子俩如同老鼠，灰溜溜地逃跑了。

人民法官见到这般情景，十分感动，他的心跟人民的心贴得更紧！

公正天平

一件案子，尤如一束线头，连着亲戚朋友，连着有关领导，连着不同阶层，也连着不同民族。这样的案件，考验着每一位法官，看你的“天平”是否公正，是否倾斜。每一件案子就是一张试卷，在众目睽睽之下，法官啊，看你如何解答？

这些年来，法庭庭长阿皮孜达尼西向人民交给了一张张合格的“试卷”。不用我加以议论，就让具体案例来作证吧——

达木斯乡依其拜勒提村村民阿皮孜奴尔拉，跟一家邻居为争夺 11 米长的一块地皮，双方争吵起来，殴打起来。这位阿皮孜奴尔拉，傲气十足，不听劝告，用拳头、棍棒、坎土曼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还要继续毒打。对方忍无可忍，立即组织 30 多位亲戚朋友准备反击。正在此时，老庭长赶来了，经过调查，错在阿皮孜奴尔拉。

“庭长，这个恶棍、流氓打伤了邻居，怎么办？”

“我们知道你不好办。算了，你白来了，但是，我们的血不能白流。这事让我们自己处理好了，我们就不怕他的身后有多粗的大树……”

受害一方的亲朋好友围在老庭长身边，发了一通牢骚。老庭长听了，知道话里有话。经过调查才弄清，原来，邻乡一位乡党委副书记跟打人者同是一个爷爷，而本乡党委书记又是邻乡那位党委副书记的岳父。确实，那位“恶棍”的后台相当硬。

老庭长找“恶棍”谈话，人家爱理不理，最后冒出一句：“你好好休息吧，少管闹事；你真要管，量你也管不了。还是尽早回去，不要自讨没趣。”

正在这时，外面又传出风言风语，说是老法官跟那位副书记的妻子有什么关系，又跟这“恶棍”的妻子有什么“说不清”。意思很明显：法官，你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免得把你也给牵连进去了。